

清水塘啊清水塘

刘文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清水塘，顾名思义，应该是有“一鉴”的。

我出生的地方叫清水村。在我的老家，塘是随处可见的，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给我的家乡增添了许多灵动，诸多神奇，让远在他乡的游子无时无刻魂牵梦萦，梦回故里。三十年前，我来到株洲，怀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想寻找清水塘，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它。我看到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工业区，那时候四处沸腾的是工厂热火朝天生产的场景，空气中弥漫的是穿着工厂制服的工人们欢腾的笑声和臭鸡蛋硫磺味的气体。这里的每一寸土都承载着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诸多狂想和梦想。清水塘没有塘，只有一个地名。

清水塘，俨然成为方圆十几平方公里工业厂区的代名词。

宁隔千山，不隔一水。“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清水塘的水哪里去了？

因为水，我开始探究起清水塘的前世今生来。问过老人，其实很多年以前，清水塘是有水的，水面不是特别宽阔，但水是很清的，捞起一把放进嘴里，沁脾润肺。清水塘不仅有水，还有很多小山，南边的石峰山峻峭，南足而立，撑起青天，巍峨的石峰塔傲雪挂彩，云海翻腾，东边的九郎山层峦叠嶂，浩浩荡荡，云气氤氲，清水塘的山就被两山簇拥，要在其中，轻纱遮面，层林隐晦，彩霞映在清水塘的水面，泛起粼粼金光，那是一个醉人的场景！偶有垂钓的老人，坐在岸边，钓起一抹夕阳。

上世纪50年代，清水塘被列为国家“一

五”“二五”期间试点工业区，随着一列火车的到来，陆续来了不少人，在这里炸山填塘，清水塘的水便消逝了，山也减少了。清水塘方圆数十公里被间夷为平地，惊心动魄的开辟中，取而代之的是烟囱林立的工厂。工业的繁荣，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享誉四方，其实，这里早就有工业的，上世纪30年代，粤汉铁路，湘黔铁路在此交会。当时的政府搞“工业救国”之梦，在此兴建了铁道株洲机厂、湖南陆军机械厂，这里号称“中国的鲁尔区”，只不过“工业救国”之梦，很快被日军的炮声击碎，化为了碎片，消失在历史的叹息中。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当年的清水塘，不仅有山水，更有湖南特有的人文血性。在大冲村的槐庭，曾有一个叫秋瑾的女人，她不清封建几千年的帝制统治，为推翻帝制和解放女权抗争，她东渡日本留学，“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渡快如飞。忍看图画修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遭值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她胆壮心慈，豪情冲天，“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她甘为复兴中国女子牺牲的第一人，“全国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休言女子非英雄，夜夜龙泉壁上鸣。”为响应徐锡麟起义，1907年7月15日不幸被俘，浙江绍兴，年仅32岁的一缕英魂消失在风中，她在狱中写下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惊鬼神，泣天地，堪称千古绝唱。秋瑾虽然在此仅生活了七年，却为清水塘的人文添上了精彩的一笔。

这就是清水塘！大美的清水塘！悲壮的

清水塘！令人爱恨交加的清水塘！

我很庆幸的是终于和清水塘有了真正的交集，亲眼见证了它的变迁，国家终于看到了传统工业给环境带来的诸多破坏，一声号令，一百多家危化企业在2017年的秋天全面关停，随着株洲钢厂最后一根巨型烟囱的轰然倒地，在清水塘老工业区建设者孤独的相光中宣告了传统危化工业在株洲的彻底终结。这些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崛起，平平静静地退出，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它也有走到尽头的时候，最终化为沧海一粟，不过，历史不会忘记它曾在岁月的长河中流经过的浪花。

在炸厂平地的最后时光里，一群北京、省城的画家来了，他们画烟囱，画旧厂房，他们在寻找什么？抑或想抓住点什么？一位领头的老画家告诉我，他曾经是这里一家央企走出去的宣传干事，在这里生活了十年，和清水塘结下了深深的不解之缘。他们想给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工业记忆，给自己和后人存一份念想。老画家说，听市委书记毛皓飞承诺“要还株洲人民一口真正的清水塘”，他们更渴望，等清水塘有了一口真正的“清水塘”，恢复到蓝天白云的那一天，再来画清水塘的山水。在画家期许的目光中，我似乎看到了一片湛蓝湛蓝的秀色。

风骤起，略有秋意。我仁立在清水塘这片热土上。回望清水塘遥远的过往，思家它的未来，我想清水塘的曾经会是美丽过、绽放过、辉煌过的，它的将来也必定是妙不可言，美不胜收！

大地不言，而意无尽。

游记

薄雾迷离的 乾州古城

周慧文

清晨，睁开眼，睡眼惺忪地拉开厚重的窗帘，推开窗，一层薄雾浓烈地侵袭而来，中秋的古街在相宜的气温中静悄悄，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微好友：“快，起床，10分钟后接楼下准时见！”

薄雾迷离的古街，光滑细腻的青石板路上，只我们轻轻的脚步，这一片纯净的天地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古城。

在翠花桥上安静地坐着，看四角凌空，似蜿蜒游龙戏珠的屋檐，听流水汨汨一路欢歌而下，摸桥上微凉的铁链，感受历史的沧桑。“翠花桥”这名称很虚了我，这是个有厚重历史的古街，可此刻我舍不得如此静美的时光拿出手机低头百度。晨曦，在晨雾桥上落下来也是不适宜的，唯有静坐，仰起头，享受空中的负氧离子，张开手，环抱住这一片天地。

天越来越亮了，我们沿河边，顺水而下。一颗颗老苍劲、枝繁叶茂的大榕树巍然矗立着，占住了一大片天空，“一木成林”啊，我们站在“树林”里，踩着晶莹圆润的樟树籽，“嘎吱”一声，声声入耳，清新的樟脑香，扑鼻而来，给空气染上浓浓的绿意，折腰着，做成口哨，伴着歌声前行。

朝阳初升，沐浴的人们已在河边，手中的棒槌这边扬起，那边落下，高低间隔着，看得我们眼花缭乱。那两三个大男人们点缀其中，弓着腰，侧身，扬起棒槌，打下水边，这旁边的和我们这些娘们爱慕啊！十几只狗儿们在空旷的街面上奔跑着，撒着欢儿。生活惬意的气息从潺潺的河水边，女人们时有时无的絮叨中，敲打衣服声里拉开了序幕。

石板桥上的水流，浅浅的一层，看上去可近爱清澈见底的水，又不至于湿了脚面，就这么不厚不薄刚刚好。谁道爱玩水是小孩子的天性，这不，我们这对半老徐娘，迎着天边一轮红日，趟着水流，俯下身，不断地搔首弄姿，弄弄风情，不停地和隔壁同行的帅哥，“拍一张”“再拍一张”。

乾州博物馆黑黢黢的大门还紧闭着，拒绝着外人的打扰，文史书店门前的花儿兀自怒放，你来或不来，美就在那里，屋檐上金色的“乾州”两字在初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街道上古色古香店铺打开门的还只有零星几家。

穿过一条窄窄的弄堂，钻进一张只够容纳一人的小门，我们进入了别有洞天的胡家巷，这里小桥流水，古柳阴阴，荷叶田田，近旁的左手边是

陆至少将军高悬的故居，古老已被岁月磨得的门框是陆至少年轻时倚靠外面世界的凭证。右手边是四位老翁老人慢悠悠地玩着国粹——打麻将，缓缓地洗牌，悠悠地放下，一个大博，恐怕就只够打完一局吧，这百花盛开、岁月静好的境界，真应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陪你慢慢变老。”

前一天晚上，雪小禅老师在吉首大学讲座时曾为传统戏曲呐喊，唱进了《锁麟囊》里的经典句子，此时我走在弯弯的清风桥上，不觉也忍不住高歌，舞好兰花指，清了清嗓子装腔作势地唱道：“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小曲唱罢，看到了在垂柳掩映下，在鲜花盛开中，在曲径通幽处的安澜井，深不见底的井水如果真有黑龙藏于其中，今天能露出水面，腾空而起，那会有多么传奇啊。几千年来，依然清冽甘甜的水无论哪个季节都如泉涌，滋养着当地百姓，也滋润了多少南来北往过客的喉咙。

从陆进胡家巷，好友就问我：“这是不是中央台播出的《朗读者》中董卿采访袁玉玉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也不愿意用这么美好的时光来百度，别具一格的明清古房屋，湖光十色的美景已俘虏了我的心智，我甘愿迷途其中。

从古街走出，对面是一条康康大道，通往现代文明。我回过头来仰望已斑驳破旧的城楼门，乍一眼看到城门口上的“前道”两字，觉得这名称得寓意深刻啊。4200年前的古街，夏商时期就是土著先民在此繁衍生息，以后来了彝人，又以后来了瑶人，再以后来了苗人，最后当然来了汉人，来了我们。多少前尘往事，花开花落于此，每一人，每一步的经过，不正是“前道”吗？待我由衷地感叹时，好友指着那两字说：“前道”也。哈哈，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转念一想，“前道”更有深味啊。古街上的故居有好几处，虽然我只知道光绪年间，不，前年，在家乡募兵到闽、台抗法的陕甘总督杨岳斌，率兵抗击八国联军，保卫大沽口，以身殉职的天津总兵罗荣光，他们为了保护我们的热土，躲过了多少暗箭明枪，在历史中大浪淘沙留下了美名，当然也还有许许多多凡夫俗子在这一箭之地，倔强地繁衍着、生息着。

薄雾已散，天气依然闷闷，沿着万源江，与古街上的万物一一告别，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亲爱的乾州，下一次相遇会在何年何月？我慢慢着！

父亲的酒杯满了

张人杰

父亲好酒，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见过父亲痛痛快快地喝过一次酒。那时候饭都吃不饱，哪有酒喝？父亲虽是大单位的中层干部，也懂得面黄肌瘦，他的酒杯是空的，后来经济情况略有好转，老百姓可以基本吃饱饭了，父亲的酒杯里有了点酒味。但大部分食品仍然凭票供应，到了星期天，凭肉票买点肉，几毛钱一斤的散装白酒买几两，母亲炒几个蔬菜，父亲就算是打“牙祭”了。

父亲喝酒的模样是十分陶醉十分享受的。他端起小酒杯，用嘴巴轻轻吮吸一小口，微闭双眼，叹道：“好酒！”再夹点菜放入口中，慢慢品味。几毛钱的酒每周也只能享受一两次，只有到了春节期间，父亲才可以连续几天端起酒杯，过过瘾。当然喝的也是散装酒，瓶装白酒是不敢奢望的。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在四川泸州工作，有一次下决心要让父亲尝尝名酒的味道，花了半个月工资买了两瓶泸州老窖特曲，探亲时带了回来。父亲见到这品牌名酒，眼睛放光，爱不释手，舍不得喝。他把酒藏到箱子里，要等到过年再喝。

父亲的同事袁师傅也是爱酒之人，偶尔在小卖店里买把块钱的酒，站在那儿喝，过一把瘾。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消息，父亲有两瓶好酒。他有事没事到我家里转转，找我父亲亲近。父亲说：“老张，好远就闻到了酒香，你的好酒什么时候开瓶？莫非还要搞个开瓶仪式？”父亲笑个关子：“你耐心地等吧，总会等到那一天。”

大年初一晚上，父亲请来了袁师傅等几位朋友来到家里，极为隆重地打开了泸州老窖。到那会儿酒香弥漫整个房子，“好酒！”“真香！”赞叹声不绝于耳。好酒之人见到了美酒，如同久旱的禾苗遇到了甘露，立即振奋起来。他们的脸上泛着红光，额头上冒着热气，口中妙语如珠。喝着、谈着、笑着，他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初见成效，我家的饭桌上才变得丰盛起来，父亲的酒杯也满了，可以每天喝酒了。从散装白酒到瓶装酒，从“邵阳大曲”“德山大曲”到“白玫瑰”“四特酒”，酒的档次逐步提高。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退休了，但他酒杯里的酒品位更高。酒杯里摆着儿子们送的“五粮液”“酒鬼”“茅台”等名酒。当然，一般情况下，父亲只喝中档酒或药酒，高档酒要等到儿子们回来才喝。

袋中荷包鼓，杯中酒不空。改革开放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餐桌上永远菜肴丰盛，美酒飘香。

神农

晚洲(四首)

刘克胤

晚洲，南邻衡岳，北望洞庭，长二千七百米，最宽处八百米，一九四九年改名“晚洲”。杜甫晚年举家出蜀，溯湘江而上，作有《过潭口》《次晚洲》等诗篇。戊戌秋日，偕同登洲，寻访有得，赋诗三首。因庭归，留宿晚，半月再访，借宿一晚，复记于后。

江中复经年，风雨多抚摩。

戚戚得幸存，欣欣今神往。

时季借同志，秋高一寻访。

不道浪迟还，但凭日朝朝。

汽笛船自航，何劳篙与浆。

无限听人说，秀色真堪赏。

二

何处一神仙，由来任就旷。

至此不漫游，仰盼清波上。

开帆顺岳风，依稀溯波浪。

鸟衔远消息，夕照新渔唱。

桑田沧海变，千载安无恙。

茫茫天地间，落雁落生养。

三

自在随天性，往来任游游。

平生不寂寞，客子暂诗游。

且得芳兰久，曾逢异草香。

荡胸无浊气，忘却在清波。

四

宿心既中流，客子待与待。

性本好特立，胡为乐时尚。

美人爱山水，平夕精神爽。

十月艳阳天，江上傲何往。

不同轩近远，晚洲名更响。

古稀逢初秋，今日复珍赏。

白鹤归无声，繁枝醉清波。

物类细分数，超余少标榜。

居者闲更爽，屋宇多空旷。

旋归非所愿，可惜一虚放。

月下茶当酒，随风听清笛。

山居(五首)

刘必林

一

炊烟无处处，

渔舟山村村。

野竹竹林间，

溪边曲曲幽。

茶田古巷巷，

宜舍忆春秋。

柳绿清方地，

临窗望望留。

二

幽居村巷里，

静寂已无多。

草木皆为友，

清风不作歌。

茗茶清方地，

采果采茶歌。

自在清静好，

时闻野鸟啼。

三

深山居岩光，

忆旧好时光。

远眺清茶田，

夜归月影影。

斜阳照院落，

木樨后园光。

夜色沉沉近，

鸡犬入梦乡。

四

晚月西沉坠，

鸡鸣天下白。

青山如翠黛，

茶田似云裁。

窗临防出入，

门开望客来。

乡情何处觅，

托笔洗尘埃。

五

居岩幽岩里，

大美景因成。

绿林山间上，

风激响叮咚。

进心山谷深，

夜梦道静轩。

夜静年光光，

白云天际横。

小说

迷鸡

曾立力

连日的春风春雨，大山绿得流油，“咯咯咯！咯咯咯！”山鸡叫春声，长一声短一声，叫得人心痒。迷家寨中走来一前一后两个人。走前面的儿子脚步匆匆，似有急事。走后的老爹踱着脚，悄然跟踪。

儿子昨天才从里面出来，今天就一大早出门，去干嘛？未必是去见那人？老爹一直怀疑儿子变样，定有人背后捣鬼。今天非揪出那人不可，权且让这不肯当回迷鸡。老爹眉头紧锁。

事情全因迷鸡而起，这种古老的捕猎方法，于老爹而不屑。真正的猎人是不用迷鸡的，靠的是精湛的枪法、敏捷的身手。老爹只是年节时偶尔打只山鸡打打牙祭，用不着那样煞费苦心。

曾几何时山鸡成为城里人的最爱，滋阴补肾活血大补。一簇簇的贩子来山里高价收购，望着别人数钱手痒痒。山鸡是个灵蛋儿，凭儿子那身手想都别想。儿子心眼活像懒松花枝，便打起了迷鸡的主意。

儿子设法捉来窝山鸡，细心饲养，择其中羽毛艳丽、叫声嘹亮的两枚成迷鸡，放置山林间引诱同类。发情的山鸡犯贱，听到迷鸡叫，扑棱着翅膀寻声而来。儿子拎着迷鸡出门，每次总能溜进好几只山鸡，收益颇丰，惹得邻居羡慕得鸡冠样红。

春天是山鸡繁殖的季节，大肆捕猎无异于灭种，这种断子绝孙的事，老爹岂能不管？行有规矩，道有道义，没啥好说的。趁儿子不在，做了他的主。老爹打开鸡笼，将迷鸡统统放归山林，看你还闹咋样？

放了迷鸡，父子俩大吵一场。儿子说：“我一没偷二没抢，碍你哪根筋？你管得着我，还管得着别人？”老爹当了十多年的村干，刚面皮，气得他火冒心头，第一次动粗打了儿子。儿子铁青着脸再不吭声，冲进冲出屋都不理老爹。打那起，父子俩形同陌路，互不搭理。

不久，儿子便从山外弄回个四四方方的黑匣子，随时别在腰上。只要电量足够，黑匣子里经久不息地发出“咯咯咯！咯咯咯！”的叫声。一不要喂，二不怕惊，比迷鸡还迷鸡。

儿子首先开河，旁人身旁放过去，一时间大山里四处都是这种虚惊的鸡叫声。幸亏后来禁枪禁猎，一场更大的杀戮才被制止。

儿子搜二连三地觅迷心鸡，容易易板竹子，连大不由爹，一时半会怎能扳正？只怪老伴走得早，从小看得紧，让自己短腿给拐坏了，老爹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儿子消停段时间后，在废弃的村小学里开了家体验型的专吃野山鸡的农家乐。反正城里人又分不清是人工饲养的还是野生的，卖钱消烟是食客们的刚性需求，开张不久生意很是火红。亲戚朋友进进出的食客，点着每天的进项，躲在儿子背后那人肯定偷偷乐开了花。

儿子背后那人老爹从未见过，但总觉得那人就站在儿子身后，仔细一瞧，却又无影无踪，要有“天眼”就好了。

儿子离开家，吃住在店里。老爹心坎难受，嘴里说：“唉，给老子滚得越远越好，省得老子眼不见心不烦！”心里却又不舍，总想去请他回来吧？儿子不听话，老爹压力大，晚上这不幸子心苦哇！

儿子很心黑，走后再没回来。“你不回来，你以为是老子就不能去看你？做长远的还能与晚辈计较？”背着儿子老爹悄悄过去一瞧，不舍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儿子为了招揽生意与周边店竞争，竟然又打起了迷鸡的主意。

偌大个林场用张网围圈养了十几只山鸡，旁边支两架竹竿，小黑板上清清楚楚写着：吉星高照，李广再现。交100元射3箭。射中一箭者，山鸡免费，回馈1000元，祝贺好运连连！这还得了！老爹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与后怕。老爹总不能让去送羊饭吧！儿子背后那人仿佛正在朝他窃笑，再不能姑息，任其胡作非为！老爹咬咬牙，想赶紧赶紧去派出所报案才好。

老爹藏在儿子身后，一直躲到了县城。儿子灰头土脸的，一路上没见与谁见面打招呼，捕风捉影也未见那人踪影。儿子怪里一头扎进了新华书店。老爹蹲在书店外，看他到底干嘛？眼看儿子挑了一大筐书，看来这几天的网围没白费，这小子终于有所回心转意了？懒得看书，现在不是讲科学种植、科学养殖嘛，未必儿子打算今后在这方面下工夫？老爹放下心来。“看来这迷鸡到此为止！”老爹咧了咧嘴，算是勉强一笑。

老爹没看到儿子挑的并非什么种植养殖的书，而是带一色的法律书籍。儿子想：若把金额降到50元与500元，是不是就不要拘留了？那人究竟是谁？这下你该清楚了吧！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